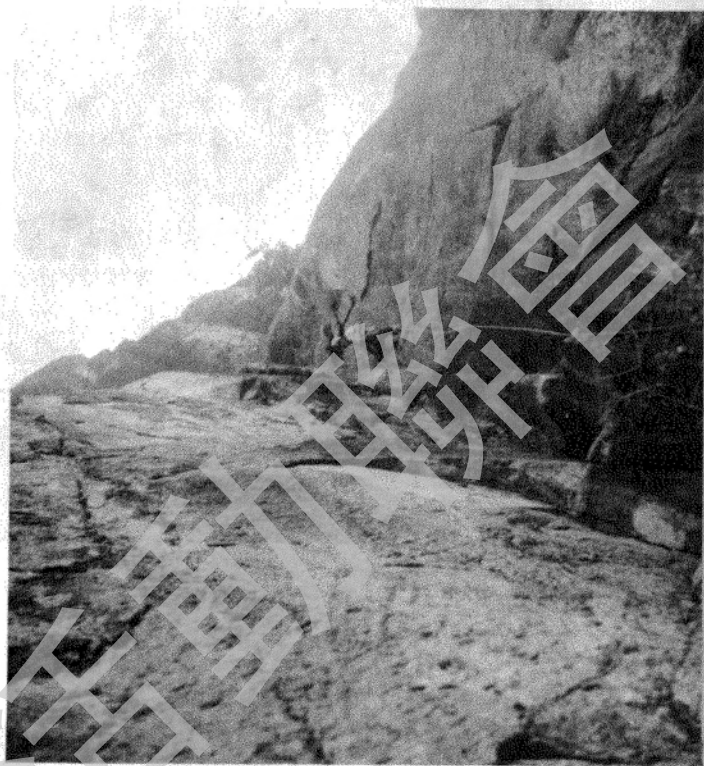


在他右手邊有一深陷潮濕有植物的橫隙，他以左手抓著生在此垂直石隙上的一株小樹，右手則從坐式安全帶 (sit harness) 上摸到了第一個保險點——六號的不規則六角形栓子 (no.6 hexentrics chock) 安放在此隙內以保護他後數步若失手亦不致掉下百多呎下的一板坡上。跟著他便非常謹慎的藏身於此垂直的石縫內，但剛才手抓的小樹現便給他麻煩了，因為當他剛以右手兩隻手指扣著一塊在他頭上少許的石塊內一個小小的狀似“V”形槽的小洞時，那株小樹的樹葉便騷擾著他的口鼻和眼睛，害得他連聲怪叫，但又無可奈何地使盡勁以右手手力引體向上，再以左手找著前人留下的一個栓子的栓索作為手抓點，此時他的雙腳可以說只踩著一些微微突出的「冬菇」而已，他右手迅即又利用那栓子上的栓索作為現在整個身體的支點，瞬間他騰出左手，以食指扣著另一個稍高而又留在石縫上的三號圓形栓子威也之後，他便找到一個良好的立足點，他迅即以一栓子放在一石隙內再繫以栓索將自己吊在一火石 (block) 上喘氣，他當時只立足於一微斜而平滑的石面上，全靠吊著栓索休息，而他腳下則是垂直的百呎石牆。我趁他纏固著休息時，便忙不迭地按動「失打」為他留下紀念。同時我亦有空留意在我左手邊正在橫攀「日落隙」的另一隊攀石隊。白賴仁現在正處在一個非常艱險的位置上，因他下一步便要從一塊突出的人石側的一略微外懸石縫中攀爬，該處他可算是滑不留足，他不得不放置另一栓索作下一步的手抓點之後便利用此栓索一拉，再以足蹬著另一栓索而進入一有雜草的烟囪內，此時已算過了最艱險的三十呎了。現在我只能見他在該烟囪內以足背蹬 (chimneying) 攀登而上。我耐不住好奇大聲問他：「現時情形如何？無問題吧？」他只能應我一句：「依然非常難呀！」此時從我的位置上望他已失去踪跡，大約過了半個多小時，我發覺繩漸漸收緊，但我倆口號卻無法溝通，於是我便除去鋼扣上的防護，將相機以扣扣好在背後，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考驗自己了。那條石縫真是非常困難，而且又有水痕，結果找到了那有細小“V”形槽的大石旁，由於我個子比他矮小，故無法不借助一栓子手抓其栓索而上，再利用前人留下的兩個栓子扶持而上，由於我大意，故移動上攀時腳尖不慎拖鬆了那兩個留下的栓子，所以請讀者以後如攀登此節時，宜極之小心，因為我無法翻身放那栓子。

現在我又到達了那突出的人石前了，便顯得徬徨和狼狽極了，因為我一心是盡力向上攀，同時因我個子矮小（只有五呎八吋左右），無法不借助他留下的栓索拚命地爬越此石縫，我深深地體會，到



「長伙伴」第四節

此綫之所以要稱為「長伙伴」的真正含義了。由於拚得太盡了，我雙手似乎脫離了我身軀似的，雙手麻木了，而且栓索應用過多，匆忙取回時太亂了，故當我攤在那陷入的草溝 (grassy gully) 時已幾乎暈厥，回頭一望那驚心動魄的百呎峭壁下時，卻發現自己已經跌了一條藍色的栓索在那深深的板坡上，回心一想那如果那條栓索是我自己的話，不成肉醬才怪呢！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清醒過後，便忙不迭繼續以足背蹬竄進了那垂直的烟囪內向上移動，心中暗忖白賴仁真的沒有說錯這裏依然非常困難。那時遠眺香港及九龍半島遠景時，真有忌我之感。可惜好景不常，人約上攀了十多呎烟囪便窄不容人了，於是以跨步面向九龍半島及千呎下的德望崗學校，雙手頂著牆，而右足伸出來踏在右手邊一塊垂直而又暴露石壁上的一塊小站級，向下一望兩眼幾乎瞪了出來似的，硬著頭皮來個人翻身，以左足翻出來，兩腳腳尖同時踏在同一的站級上，摸著那平滑的扳手上攀，不久之後精神為之一振，因為我已見到一塊板坡，同時白賴仁站在距我十餘呎外的石牆下收著繩，當我到達他跟前時，我發覺他那安全帶上幾乎空無一物，而我全身都掛滿了我倆的器材，在這一百零五呎難度六級綫上，我們竟然

下接第34頁

# 談 筆 野 荒

野 狼

## 青年與冒險生活

少年時好冒險，而且到達狂熱和不計較後果的階段，當時或逢洞探洞（包括礦穴和引水隧道），或摸黑夜行，或夜宿墳場，或十號風球登山尋樂，無所不為。更有甚者，便是每逢舊曆除夕都約幾個朋友夜攀險峰，包括自德望崗攀飛鵝嶺，自中狗牙上鳳凰山，攀馬鞍山下馬尾脊等。這些大胆的嘗試今日看來當然不足為法，我亦無意提倡此類亡命式的冒險，然而少年人有少年人的天下，少年人不怕天高地厚，這其實是好事，只要有適當的引導，我們應該盡量培養他們堅毅刻苦精神，鼓勵他們去冒險犯難。畢竟今日的世界過份為青年人打算，一切的方便和享樂，使今日的青年人意志消沉。如果要訓練他們果敢勇毅，難道我們還得替他們去爬山嗎？

## 姑妄言之姑聽之——荒村鬼話

我們這輩到處為家的野蠻客，雖然從未遇過鬼，但荒野中晚上總是談鬼色變，特別令人恐懼。在十年前，有一個夜校同窗卻親身遇鬼，回來後對人言之鑿鑿。當時我姑妄聽之，今日也無妨姑妄言之，以添野蠻時之談助。

據說當日他們二十數人，有男有女。朝發赤徑，半途風雨大作，阻於爛泥灣村，不覺入黑。他和另一個朋友自告奮勇，摸黑出西貢替其他人致電回家；其他人則借住村居之中。兩人無話，一前一後冒風突雨上爛泥灣峽，前行的朋友無故直闖入一水潭之中，水及胸口，仍不自覺，某君見狀，呼回同伴。兩人互相驚恐，不敢前進，祇有望著半坡上一帶燈火通明的村居前進，希望借宿一宵。然而將及半坡，滿村燈火盡滅，強力電筒射程所到者竟是數十個一金塔一放置其間。寒風冷雨，鬼氣森森，嚇得兩人轉頭併命跑回爛泥灣村，此為遇鬼經過。今日爛泥灣峽已建公路，爛泥灣村亦蕩然不存，然而荒郊夜靜，談起這段經歷來，聽者與講者均不寒而慄。

## 墳場考胆色

少年好事，又喜冒險犯難，曾數次夜宿墳場。此類活動雖有驚而無險，但想起來不無自豪之感。三登和合石，祇覺氣氣蕭索，景物幽穆，有一股冷意，除此外無所見。而登柴灣墳場，卻剛重九。與三友在山頂引水道燒烤畢，忽然飄來一朵螢火，我不自覺地伸手欲撲，卻才看清楚原來是一朵鬼火，綠幽幽地隨風而去，心頭涼意直冒至脊項。隨而登坡望墳地，隱約見無數墳頭均有此類綠火；當時也不知是眼花還是錯覺，總之氣氛極為慘淡荒涼。如今回憶，猶似昨夜，然而卻無復當年敢作敢為的豪情了。

上接第32頁  
合共耗去了三個多小時及共放置了十二個栓子作保險點，亦可算是難忘的經歷了。我倆相對露齒而笑，看看白賴仁那防護用的右手，有少許被繩炙傷痕跡，我才發覺攀石合作性比其他任何一項運動要高。我倆大家都同意在攀石時都有欲從此攀石與我們無關的感覺，為什麼要辛辛苦苦冒生命危險去幹此種「不為什麼」的玩意呢？但我卻深深地領略到，從危險中掙扎求存，不但可以爭強自信和滿足了那征服慾，而且我終於都能發覺了自己的存在。

稍息片刻之後，餘下的第七、八節係難度三級及五級的，首先從左手邊的烟囪直上，然後沿一塊幾乎無法找到扳手的石牆直上，後經一小小垂直的石隙上便見一大石罅，防護好後白賴仁便開始領攀了，此節共八十呎只須使用兩個栓子保護已足夠了。白賴仁正攀兩塊二、三十呎高，無法放置保險點的石牆，此節為第九節，四十呎長，屬第六級，但與剛才第六節難度相比便差得遠了，此節你會感到自己矯若猿猴似的靈活。當我自己從第九節最後一塊石牆上伸出頭來的時候，原來自己是站在我四、五年前夢寐一到「自殺崖」右側的尖端上。我禁

不住跳起來大叫一聲：「啊媽！我畢業啦！得啦！」我的拍攝呆呆的望着我此種怪異的行徑大惑不解，但我倆的心情都是同樣的開心及興奮。大家互握道賀大功告成，此時已是二時了，即足足耗去了五個多小時了。

取道下山時，討論最後數節時，我們都同意「長伙伴」中唯一能真正享受攀石樂趣的地方。因為在人們認為難以攀爬的石牆上，依賴小小的「冬菇」扶持而上，真是無比的享受及刺激，個中樂趣希望諸位有機會嘗試與我們產生共鳴吧！

最後，我認為「長伙伴」對我來說是一個考驗及一種嘗試。雖然不少前輩已攀過此綫，但有許多攀石者仍未敢嘗試確係一種損失。但我希望大家量力而為，而且儘可能有前輩帶領指導，切忌為一時意氣貿然獨闖，因為此綫確係須要充沛的體力及熟練的技巧，更加上良好及正確的安全措施才能領悟個中情趣。在此我重申我的立場，我只是借此文遍發洩一下自己對此綫的觀感及享受而已，並不是違論技術或批評什麼，請諸位勿誤。但我衷心希望其他未有充足經驗的朋友，切勿自我嘗試而須勞動軍警救援或有什麼不測就好了。

## 岳峯攀石用品店

專售：攀石器材  
旅行露營用品

另有營燈、爐、營具、帳幕出租

修理一切旅行爐具

歡迎訂造攀石服裝及各款帳幕

深水埗荔枝角道335號C地下

（桂林街交界）

電話：3-619133

附設岳峯攀石與旅行組領券處

經銷名廠纖維膠架及鋁架背囊由\$65.00至\$130.00

